

2016 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學員心得

林皓賢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生

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山東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一同舉辦，為期十二日的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完滿結束。本屆研習營的主題是「山東：齊魯文化」。對於碩博士論文都是在關注西北地區以及對外關係的我來說，「齊魯文化」看來是跟個人的研究沒多大的關係。最初報名時的想法是，中華文化的根基在於儒家，故此研讀中國歷史，理應實考察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魯國地區。可是十多天下來，就發現從研習營所領略的遠遠比期望的多很多。

在未申請報讀研習營之前，其實對於這個營會的歷史與評價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中研院辦的，覺得應該可以學得很多東西吧。誰知第一天開幕禮時，聽主持人介紹才知道這個營是兩岸多個研習營中歷史最悠久，口碑最好，亦以最辛苦見稱的一個，還真是怨小弟孤陋寡聞。在看參加營會的學員名單，不少都是來自著名大學學院的研究生及年輕學者，頓時既緊張又輕奮。興奮是能與那麼多優秀的學人一起在討論學問，這種感覺真是十分幸福，畢竟香港很少這種環境；緊張是自問自己實力不夠，深怕在研習的過程中會拖後腿或無甚貢獻。不過在經歷了十二天的特訓後，綜合來說，研習營最令在下受益的，是研究方法基礎的鞏固，以及視野的擴闊。

首先，研習營本身的舉行目的，是「希望培養學員作田野考察的興趣與習慣，並且透過實際的田野考察和地方視角，對文獻有深刻而新鮮的體認與解讀」。在香港修讀歷史，田野考察的訓練機會少之有少。一般的歷史學生也甚少機會真的學習到何謂田野考察，很多時也僅流於「紙上談兵」，也就是只能利用文獻資料做研究。在過往的研究經歷上，參觀式的考察是有的，但很少有機會能進行田野考察。在我看來，一般的考察與田野考察是有分別的，關鍵在於考察者有沒有一個觸角，將文獻資料、歷史空間與現在的時空結合，更深切的體會前人留下的資料，或看到前人沒有記錄的資訊。甚至將田野考察中的所見所聞，結合文獻發掘出有趣的問題。無可否認，這方面在下是很缺經驗，亦因此缺乏觸角。研習營卻逼使我在去考察地點前不敢怠慢，在田野導師的指導下，每晚在房間用功至半夜，將大會提供的文獻資料儘可能細讀一次，記下可能的重點，再拿著這些文獻，去現場地點對照。有趣的是，有時還發現了文獻所沒有的資料，作為一種新證據用來討論

課題。整個過程有時或許看不出什麼東西，但最少而大大磨練了學員閱讀文獻，以及碑銘石刻的能力。是的，在五次的田野考察中，大伙首先關注的，就是現場的石碑碑文，看看有什麼新的資料而大會的文獻資料中所沒有的。基本上，自第三天起，整個營大部分的學友，都變成了一群一看見碑便掉下導遊的古怪群體了。

其次，每晚要進行的小組討論與及綜合討論是一個令人急速成長的環節。就像不斷開研討會一樣，逼使我們看文獻要仔細，並要給合課堂所說以及考察所得，將種種的資料連繫起來，找出有趣的問題來探討。這其實也是做學問的最基本：「學」怎樣「問」問題、找問題。這方面我真的很佩服我的組員，他們總是能在歷史文獻與文學作品之中尋找到細微的線索，來引出有趣的問題，在找到不同文獻資料之間的佐證，來讓問題成立。正因為這樣的學習氣氛，推動著每晚所有活動完結後，自己也不敢放鬆下來，要再用功多一會，以期望在學習中不致落後於人，甚至有所貢獻（雖然感覺最後總是沒有貢獻）。

研習營的主題是齊魯文化，在一貫的形象中很自然會聯想至孔孟及儒家文化。但是，主辦單位卻打破了我們對於齊魯文化的刻板印象，首先從課堂上，從考古學、歷史學、文學、宗教、藝術史等不同的課題，讓我們了解到，所謂齊魯文化，從來都不只張於儒家。更有趣的是，山東，根本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文化混雜地區。例如，我們看泰山，第一印象是封禪，是帝王彰顯皇權的地方，但泰山同時又充斥了很多民間信仰的部分；山東同時是孔孟之鄉，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孟子更否定鬼神而只重人的價值，可是山東這地方，偏偏卻是多元宗教的混合，佛、道、耶、回及民間信仰大行其道，其有競爭同時有並存，甚至儒家，也被帝王收編，成為儒教，孔廟更成為一個帝制時代政權獨攬的神聖空間。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又能看見山東人呈現的不同性格。所以在營中，老師們不斷地重複一句說話：山東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在這十二天的研習，與及觀察中，山東豈止是並非鐵板，它的多元面貌，根本就不能用一種事物來概述之。正因其多元，所以也就更吸引，能有更多的課題，讓我們了解它，捕捉它。

基於我自身的研究是對外關係為主，在眾多的課堂主題中，我對於陳尚勝老師有關登州港口與東亞貿易體系的課最感興趣，當然，那一次與陳老師的交流也讓我看到，唐宋的世界觀不能單以中國歷史的角度看待之，東方的對海的貿易，經過運河及陸運的力量，是與西部連成一體的，這對於我在宋代西北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啟發，自然也是在本次營會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得著。然而，最令我深刻的，反而是方輝老師第一天的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新古史的重建，不是單單每個學科各自在做，而是應該將各學科的方法、成果結合來重建古史」，後來最後一天，李

孝悌老師又以年鑑學派裴宜理來作為例子講課。這活像一個首尾呼應。年鑑學派的理論在過往對我影響很深，特別是布隆岱爾、傅柯等。兩位老師這樣一說，既提醒了我科際整合本來就是現今全球史學的一個趨勢，這是本科時我很喜歡用的一套方法，只是碩士後反而為了走向專業而放下了。在往後研究時為了要更好的貼近歷史原貌，應重新結合跨學科研究的理論與成果，不能只專於自己的學術領域。

十二天的旅程，要說的還有不少，但篇幅所限，未能詳錄於此。最後想說，營會的另一目的，是「促進兩岸文史科系博士生和年輕學者進行深入而密集的知識交流與激盪」。營會的最後一晚，真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覺。在香港，做學術是一件頗孤獨的事情，很難有這樣的一個機會，這麼多相似背景的學人走在一起；更別說有這樣難得的學術氛圍，討論學問。這次的研習營，至少在我而言，這兩個目的也完全達到了，也讓我結識到一班內地台灣的同路人，往後可以彼此扶持努力，真是不枉了。